

鲁西文博论丛

主 编 陈昆麟



齊魯書社

序

张学海

聊城市位于山东西部,地处冀鲁豫交汇地区,当《禹贡》兖州之城,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演进的重要舞台;春秋战国时期为齐西境,同鲁、卫国境相交错;秦汉属东郡,元至元年间改博州路为东昌路,治所即今聊城旧城;明初改路为府,清代东昌府辖境约当今聊城市。元凿会通河,明清大运河纵贯区内,为漕运要冲,聊城遂发展成商贾云集、会馆鳞次栉比的商埠,经济一派繁荣。悠久的历史 and 明清发达的航运,使聊城市拥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视文物工作,聊城文化部门,文物工作人员努力贯彻文物工作方针政策,不计条件困难,工作艰苦,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文物保护、文物研究和文物利用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已达千处左右,其中包括光岳楼、山陕会馆、曹植墓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聊城市也进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在聊城市文物工作的许多成绩中,有两点是应强调指出的。

一是聊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聊城市正沿着建设现代化城市、山东西部主要门户的目标阔步前进。这一发展进程重视了历史名城的保护,体现了历史名城保护与建设现代化城市完美的结合。如今东昌府既融于现代聊城之中,又自成单元,保存了昔日风貌。光岳楼雄峙府城中心,东西、南北两条主干街道穿越楼基连接四门,城湖环绕府城一周,古运河逶迤其东,码头遗迹仍在,

八大会馆之一的山陕会馆座落其旁,其东北不远运河西岸耸立着宋隆兴寺铁塔,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背负光岳楼,城内始终未建高层建筑,今后也不再建,并将逐步拆迁,府衙基址等遗迹均完好保存于地下,需要时即可让其重建复原。府城宛如一朵艳丽花朵的花蕊,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透视出昔日东昌的繁荣,构成聊城城市的一大特色,为把聊城市建设成高度文明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设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是在七十年代前期和八十年代的全省与全国文物普查中,聊城市发现了前所不知的大批古遗址。现知在距今 6000 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人们已在阳谷县一带居住,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聚落址,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在距今 4600 年到 4000 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市内人迅速增长,聚落剧增,并出现了以茌平县西南部、东阿县中北部和以阳谷县东南部为中心的两个聚落群,在前者发现了 6 座龙山文化城,在后者已知 3 座龙山城,各自都出现了成组的城,而且每组都有一座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心城,城内均有大规模的建筑台址;其余城面积基本上只有三四万平方米,属群体内的二级城,这是目前全国仅知的两个龙山时代城组。城组中的中心城和二级城,分别相当于“都”与“邑”,同群体内大量的“聚”(封落),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反映出群体的社会已存在金字塔形分层秩序,因而是两个龙山文化古国,证明聊城市至少有 6000 年的历史,近 5000 年的文明史。从而把被黄河淤积长期淹埋的聊城市的悠久历史及其在古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初步展示于世,也为山东古史研究和我国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

文物事业的保护、科研、利用三方面工作,保护是基础,利用是目的,研究是先导。只有研究工作的开展,才能逐步认识文物的价

值,明确保护重点,发挥文物的应有作用,使文物工作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文物研究,当然不只限于学术课题与基础理论研究,它贯穿于文物工作的全过程,涉及文物事业的所有方面,而且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聊城市文物工作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陈昆麟先生热情可嘉,先是与张竟放先生汇集了全市文博人员的主要科研成果,于1990年出版了《文博论集》。今年,陈先生又与孙淮生、吴明新,在汇总本地区专业人员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选收了市外人员的有关论文,既多新作,也收录部分已发表的文章,编辑了《鲁西文博论丛》一书。内容涉及文物调查、考古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名城研究、古器物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古建筑维修、文物利用和工作心得体会等,洋洋大观,达40余万言。本书概括反映了聊城市文物系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从中看到了聊城市文博队伍业务素质的提高过程,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他们对文博事业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一个地市的文物部门,不定期地汇总出版本地区全体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是件一本万利的大好事,对于激励专业人员钻研业务,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培养、建立业务骨干队伍,制订文物保护、研究和利用规划,为领导部门决策参考,普及文物知识,让社会系统了解本市的文物及所处地位,宣传文物法规,逐步形成自觉保护文物的全民意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我省文物工作的一项创举,也为地市文物工作确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愿聊城市文物部门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下去;也望有条件的地市文物部门起而仿效,共同繁荣我省的文物考古事业。

1999.12 于泉城

目 录

序	张学海(1)
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	
问题的思考	张学海(1)
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	张学海(23)
东土古国探索	张学海(48)
景阳冈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	王守功(72)
阳谷龙山文化城猜想	张从军(77)
聊城茌平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孙恒生(86)
山东阳谷、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	孙淮生 吴明新(117)
山东茌平县李孝堂遗址的调查 ...	陈昆麟 马允华 孙淮生(132)
山东省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	
.....	李繁玲 孙淮生 吴明新(144)
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	
.....	省考古所 聊城市文管会(170)
景阳冈龙山城址考古有重要发现	王守功(174)
东阿前赵龙山文化遗址	孙淮生(178)

鲁西两座龙山文化城内大小夯土台址的功能初探	孙淮生 王庆友(182)
东阿县出土一批战国陶器.....	刘玉新(187)
山东省阳谷县吴楼汉墓发掘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杨 燕(189)
聊城地区汉画像石墓调查.....	陈昆麟(213)
东阿发现汉代画像石墓.....	陈昆麟 玉 新 淮 生(218)
堽垸冢之谜新解.....	殷黎明(220)
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	刘玉新(222)
高唐郭五里汉墓.....	曲建江(242)
山东临清瓷窑址调查.....	陈昆麟(244)
高唐县国棉厂宋墓清理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251)
山东临清出土明代墓志.....	殷黎明(259)
山东聊城北宋铁塔保护修复技术.....	周建国 魏 聊(260)
光岳楼墩台修复工程技术.....	魏 聊(268)
光岳楼修复工程技术得失谈.....	魏 聊(275)
今非昔比子建墓.....	默 涛 徐燕萍(286)
千年铁塔重现异彩.....	陈昆麟 徐燕萍(291)
独具特色的古城格局.....	魏 聊(298)
光岳春秋.....	陈昆麟 徐燕萍(303)
谈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与建设的关系.....	魏 聊(311)
名塔巍然立 又闻风铃声.....	陈昆麟 徐燕萍(317)
山陕会馆维修记.....	徐燕萍(322)
希望集团慷慨解囊 武训祠堂恢复原貌.....	陈昆麟 徐燕萍(331)

坚持依法办事,四千年前古城得以保护 …	陈昆麟	徐燕萍(335)
临清砖与紫禁城	殷黎明	陶 光(344)
高唐建置考	陈昆麟	(347)
略论《老子》的政治思想	李付兴	(368)
马陵古战场考	陈昆麟	(377)
从孙臆论将看工厂企业厂长、经理的选任	陈昆麟	(384)
“桂陵”擒与“马陵”自刭考	魏 聊	(394)
曹植出生在莘县朝城考	刘玉新	(398)
也谈曹植出生地	孙淮生	陈清义(400)
曹植在东阿事迹考索	刘玉新	(401)
曹植死因勾沉	刘玉新	(406)
鱼山“渔姑庙”溯源	刘玉新	(410)
汉代的“闹洞房”图	刘玉新	(414)
古诗与汉画三题	刘玉新	(417)
汉画撷英拾趣	刘玉新	(423)
汉画中的汉代社会风情略述	刘玉新	李清洪(433)
运河发展简史	陈昆麟	(439)
运河与聊城地区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陈昆麟	(453)
运河与临清城的变迁	殷黎明	(482)
傅斯年与考古学	陈昆麟	徐燕萍(488)
称谓习俗与远古的婚姻形态	魏 聊	(497)
中国古代钱币之最	陈昆麟	(501)
论臁化圆钱产生的划时代的意义	陈昆麟	(515)
阳谷景阳冈出土骨贝币管见	孙淮生	(525)
浅谈几种唐代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吴明新	(530)
论聊城地区发展文物旅游业之优势	陈昆麟	(534)

临清市征集瓷器选介·····	殷黎明(548)
《乾隆英使觐见记》与马戛尔尼·····	殷黎明(550)
临清穆斯林·····	黎 明 建 文 陶 光(553)
浅谈《戒赌碑》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刘玉新(556)
依法强化管理 确保文物安全·····	陈昆麟(559)
后 记·····	(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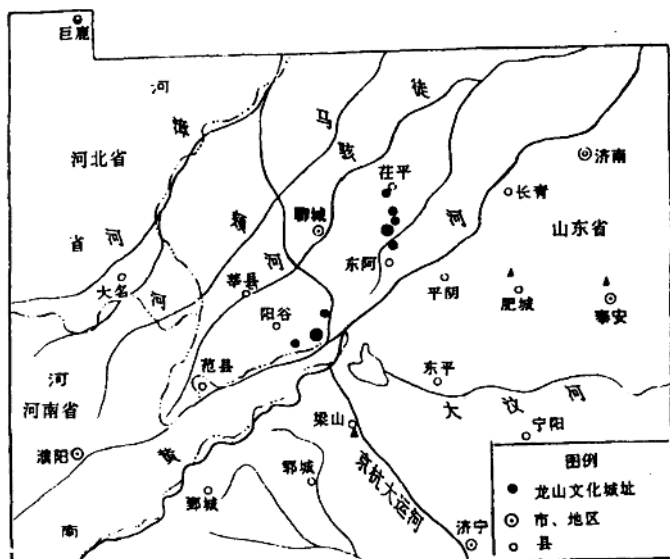
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 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

张学海

七八十年代山东的文物普查,在鲁西聊城地区的徒骇河上游,先后发现了以茌平县和阳谷县为中心的两个古遗址群,其中都包含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时期的遗存。1994年11月,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冈公园工程的钻探中,发现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有夯筑城垣,接着在城内又发现有大型夯筑台址。12月下旬,又对景阳冈龙山城的夯筑台址和阳谷县的王家庄、皇姑冢,东阿县的王集,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三十里铺(乐平铺)、尚庄等龙山文化遗址作了勘查。这些遗址都有挖沙坑、取土坑或有水渠通过,大部分坑壁、渠壁上暴露着龙山文化城垣遗迹,略作钻探,多能得知大体范围,包括景阳冈遗址在内,共发现了8座龙山文化城址,可分南北两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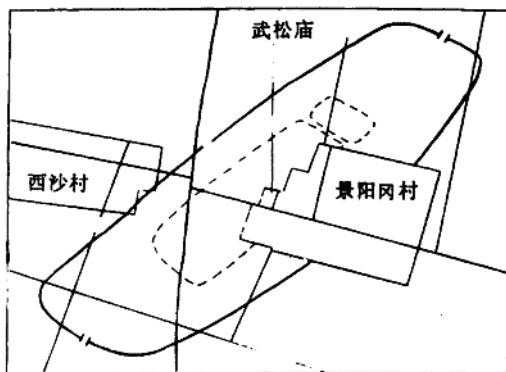
南组3城,即阳谷县景阳冈、皇姑冢和王家庄龙山城,以景阳冈龙山城为中心(图一)。

景阳冈龙山城,位于阳谷县东南18公里张秋镇景阳冈村周围。城平面近横长方形,两端较窄,中部弧形凸出,西南东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约330米,中部最宽处约400米,面积约39万平方米。地面已无城垣遗迹,地下城垣保存完整。城址东北角现有南北向水渠穿过,从水渠西壁可见耕土下即有岳石文化城垣残基,其外侧被东周城垣残基打破。岳石文化残垣下压龙山文化城垣,其顶部到水渠底高1米余,渠底已见水,无法钻探,



图一 鲁西龙山文化城址分布图(1:2000000)

估计渠底以下还应有四五米以上的城垣。水渠壁上暴露的龙山城垣内侧夯层向里倾斜,夯层较厚,不规整,城垣外壁陡直。打破内侧城垣的灰坑,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在南、西、北三面城垣的中部,均有一缺口,未知是否是城门(图二)。城内中部有大小两个夯筑台址。



图二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平面示意图

大台呈圆角扁长方形,方向与城平行,南北长约 520 米,两端宽 175 米左右,台址面积约 9 万余平方米,原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最高处高出地面约 3 米,即俗传武松打虎的景阳冈。1969 年至 1975 年,逐渐由东向西取土,村子随着向西推进。1976 年,大规模挖土填沟,台址地表以上部分基本上被削平,今仍保留着原高度的残台址,只有中部武松庙基处和村西南一小部分。台址原高约 5~6 米,但有多层台面,估计台址是逐步加高的。此台址基本上用生黄面沙土筑成,但在台址西南部的前沿夯土中,可见龙山文化遗物,知台址经过扩建。小台在大台东北 15 米处,呈东西向的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 130 米,南北宽约 60 米,面积约 8000 平方米,原来和大台一样高出地表,1976 年与大台同时削平。在台址与城垣之间,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基本上都在地表下 2 米余。

皇姑冢龙山城,在景阳冈龙山城西南 8 公里处,位于阳谷县南

7.5公里皇姑冢叶街村东,平面也呈东北、西南向的扁长方形,南北长约400余米,东西宽15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曾在城内堙堆处作过试掘,发现有后岗一期遗物。目前暴露的堆积,主要属龙山文化时期。

王家庄龙山城,在景阳冈龙山城东北10公里,位于阳谷县阿城镇王家庄西北,已被阿故城(汉东阿县城)东南角所压,阿故城城垣东南角即筑于龙山城东城垣之上。在其北的东西向水渠北壁与阿故城东垣相对的部位,可见用生黄面沙土筑成的城垣,并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夯层较规整,层厚约8厘米,下层难辨夯层。下层城垣被一小灰坑打破,坑仅残存坑底,深不到20厘米,所出16片陶片,只有两片似为龙山文化陶片,其余全是大汶口文化陶片,城的始建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文化早期。因城内黄河淤积深达2.3米以上,且不到2米即见地下水,钻探困难,龙山城的范围未详,估计面积在3~4万平方米之间。

北组5城,即在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乐平铺(三十里铺)、尚庄和东阿县的王集龙山城,以教场铺龙山城为中心(图一)。

教场铺龙山城,位于茌平县南乐平铺镇教场铺村的西北,北距茌平县城20公里,西南距汉茌平故县所在地高垣墙约6公里。城平面呈横长方形,钻探得知龙山文化堆积的范围东西约1100米(西面到仇陶村中部),南北300余米,面积约33万平方米,如加上城垣宽度,估计城的面积达40万平方米左右。地面已无城垣遗迹,探知地下东垣宽30米,夯土特征有二:西半部10余米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土质纯净,较松软,当为龙山城垣;东半部城垣属黑黄色细花夯土,质坚硬,应晚于龙山文化时期。其它三面城垣湮埋较深,未细探。城内有两个东西并立的夯筑台址,东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160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西台东西长约800余米,南北宽约160米,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两台间隔约70米。东台

东部因挖沙受到破坏,据断面和在坑底的钻探,知台高6米,台址高出地表1米余,其上还有1米左右的晚期堆积,形成一个大垠堆,由东向西呈漫坡状。城内中部地面有丰富的商代后期陶片,周、汉陶片随处可见,垠堆断面有汉石匣墓,挖沙坑偶见大汶口文化陶片,并有特大型的龙山鸟首形鼎足。

王集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南约3公里处,位于东阿县城以北、王集村西到村南一带。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北—西南向,南北长320米,东西宽120米,面积约3.8万平方米。地面不见城垣遗迹,地下城垣范围清楚,用生黄面沙土筑成,难辨夯层。城址地面隆起,龙山文化堆积原高于现地面,已受到破坏。地面见有商周陶片,断崖有汉墓暴露。

大尉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北3公里处,位于茌平县乐平铺镇东南。地面原有较大垠堆,现其北部大半因挖沙而破坏殆尽,东北部已成鱼池。垠堆南部残存的面积已不到1000平方米,高约3米,上部属商周时期和汉代堆积,可见商周陶片和汉墓,底部为龙山堆积。城址东北角、西北断崖上均暴露有城垣遗迹,龙山城垣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土质纯净;西北角见有黑黄色细花夯土城垣,土质坚硬,当晚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城垣范围未作钻探,据龙山堆积分布范围,东西约150米,南北约20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

乐平铺(三十里铺)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北6公里处,位于乐平铺北街东南,平面近似圆角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70米,面积3万余平方米。地下城垣范围清楚,城垣西南角仍如坟丘般高出地面,其它部分地面均已不见。在城址东部取土坑的断面上和穿过城址中南部的东西向水渠的北壁,均暴露有东城垣,系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夯土纯净,不辨夯层。南垣中部探出一缺口,似为城门。因挖土和平整土地,城址上部堆积已被挖掉。因地下水位高,无法深探,现存堆积厚度不详。

尚庄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以北 19 公里处,位于茌平县城西南、尚庄村东。北垣呈直线,西垣中部外凸,南垣呈弧形,东垣未探出,但位置大体可定。现城址的西南角、东北角各有挖土坑,断面均暴露有城垣。龙山城垣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夯土纯净,可见夯土层。东北角还见晚期城垣,时代未详。龙山城址面积约 3 万余平方米,地面显著隆起,1975 年、1976 年在西南部两次试掘,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三期堆积。

此外,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北 21 公里,有台子高龙山文化遗址,地面有高大坍塌,可能是座龙山城。教场铺西南 3 公里,有迟桥龙山文化遗址,俗称孟尝君遗址。传孟尝君屯兵于此,而在教场铺练兵,故名教场铺。迟桥遗址地面也有坍塌,可能也是座龙山城。

综观这两组龙山城和这两个古文化中心的龙山文化遗址,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每组龙山城都有一座约 40 万平方米的中心城,中心城内都有一小一大的大型夯筑台址,小台都居东,大台都在西,虽然目前还不了解台址的功能,但这种一致性已令人深思。其次,中心城周围有若干小城,已知阳谷组有 2 座,茌平组有 4 座,实际上都可能超过此数。它们的面积大都在 3~4 万平方米,其中阳谷组的皇姑冢较大,约 6 万平方米。这些是城组中的二级城。第三,这两个古文化中心,一般的龙山文化聚落数量较少,茌平古文化中心约 30 余处,阳谷古文化中心更少,这比黄河以东地区的许多古文化中心的龙山遗址少得多,大概有不少龙山遗址被黄河淤积湮埋而未露。一般聚落较少,也可能反映了人口向城邑集中。频繁战争和水患,可能是促使人口集中的重要因素。第四,这两个古文化中心的范围都相当大。据龙山遗址的分布范围,茌平古文化中心东北到西南约 40 公里,阳谷古文化中心东北到西南约 80 公里。综上可知,茌平、阳谷这两个古文化中心,在龙山时代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三级社会结构。中心城是“都”,二级城

是“邑”，还有一批一般的聚落，如能证实中心城的大小台址是宫殿和宗庙基址，就能肯定是两个古国。这可能是一种脱胎于部落的古国。这对研究黄河文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国国家的产生，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国家发展的进程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平、阳谷所在的聊城地区，属《禹贡》兖州之域，汉为东郡地，处于冀、鲁、豫三省交汇地带的东部。冀鲁豫交汇地带是黄河中、下游和华北东北三方文化最先接触、交融的中心区，是中国古史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舞台，五帝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该地区曾是蚩尤、少昊族的活动范围，有学者认为涿鹿之战可能发生在该地区北部的巨鹿县一带。区内的古濮阳县是古史传论的帝丘，颛顼之墟。文献记载，陶唐氏的火正阍伯、夏王相、夏伯昆吾、商先公相土、卫成公等都曾居于此。五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已有磁山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山东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如今又发现了成组的龙山城址，不仅显示出古济水西岸的在平、阳谷一带，曾是古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政治中心，而且为冀鲁豫交汇地区在上古史上的特殊地位，增添了一项十分宝贵的新物证，自然也引起我们对一些古史传说的新思考。现把对蚩尤、涿鹿之战、穷桑、虞舜的地望以及五帝封泰山等问题的思考写出来，以就正于学术界。

一、关于蚩尤的地望和涿鹿之战的发生地

蚩尤，高诱注《战国策·秦策》、马融《经典释文·吕刑下》都说他是九黎君长，自清末以来，学者几乎都以蚩尤属于苗蛮集团。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根据文献对蚩尤的族属和地望作了详细考证，认定蚩尤九黎族属于东夷集团，活动于冀鲁豫三

省交汇地带,证据充足,令人信服。徐氏虽未明确指出蚩尤居于何地,但注意到了汉代人蚩尤的传说和秦祀兵主蚩尤,都在山东西部的东平一带、在太昊后人的封国范围内。按《史记·封禅书》记秦祀东方八神将说:“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①又《汉书·地理志》^②东郡寿良县自注:“蚩尤祠在西北涑上”。涑应是沛,涑为济古文,沛上即济水滨。此祠应当就是秦祭蚩尤的地点,地当在今梁山县北境。《封禅书》又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可见东方八神之祀,由来久远,或许起自史前的东夷集团,也未可知。蚩尤虽战败被杀,但无疑是东夷集团的英雄,战死而受到本族的祭祀,是情理中事。而同族祭祀蚩尤的地方,最有可能是在他原来的居地附近。开始只是祭祀有业绩的祖先,后来才演化成战神之祀。寿良,西汉属东郡,东汉光武帝避叔父赵王良讳改寿张,属东平。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六·郛州》寿张县条和《大清一统志·山东兖州府》古迹条,汉寿良故城在梁山县梁山以北约 18 公里的寿张集,本是春秋良邑,应是卜辞的良地。县境主要在今黄河南岸,后来因黄河泛滥冲毁县城,县治北移至阳谷寿张镇,1964 年县撤销,地分归阳谷、东阿和台前县。阳谷县,乃隋析东阿县阳谷亭所置。阳谷古文化中心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集中于县东北到县南一带,属汉东阿县境,南与汉寿张县邻接。寿张县还有蚩尤墓的传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阡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③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互参证,推测古济水两侧,今东平、东阿、阳谷、台前、梁山等县一带,曾是蚩尤族的中心地区。

蚩尤和炎帝、黄帝同时。据徐旭生考证,炎黄是华夏集团的两个分支,起自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不知什么时候向外迁徙。炎帝一支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到达豫北、豫东北一带;黄帝一支自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太行山到达北京一带,乃至远到燕山以北。先是到

达豫东北一带的炎帝族和东夷集团的蚩尤族发生冲突、争斗，炎帝族战败，求救于黄帝，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杀了蚩尤。这一事件，最早见于《逸周书·尝麦解》，^④但说战于涿鹿的是蚩尤与赤帝（即炎帝）。《史记·五帝本纪》、《盐铁论·结和》和先秦有关记载，都说涿鹿之战的双方是黄帝与蚩尤。而涿鹿之战的发生地，一直聚讼未决。

涿鹿之战的地望，史学界大体有北、中、南三说。北说在涿县或涿鹿县，前者在北京市西南，今河北涿州市；后者在北京市以西桑干河北岸。南说在彭城。《太平御览·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纪》说：“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则上谷本名彭城。”《路史》、《续汉书·郡国志》上谷郡涿鹿注、王应麟《地理通释》都引《世本》，主涿鹿在彭城（《郡国志》、《地理通释》引《世本》彭误作鼓）。此彭城实为宋之彭城，即今徐州市，并非汉代“上谷本名彭城”。中说在今河南北部的巨鹿县一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95页）说：“如果从九黎的地望猜测，或在河北南境今巨鹿县一带，也很难说。巨、涿古音虽不同部，但音近，可互转。”徐氏说这仅是一个推测，以备今后工作的参考。但这一猜测很有道理，涿鹿之战是华夏和东夷部族集团的战争，主战场应在冀鲁豫交汇地区，参加战争的华夏集团有黄帝和炎帝两支，东夷集团有蚩尤、太昊、少昊各支。先是蚩尤大败炎帝，炎帝“九隅无遗”，地盘尽失，东夷集团大概控制了冀鲁豫交汇地带。此时的黄帝可能活动于燕山南北一带，势力强盛，在同族系的炎帝遭受惨败以后，就南下讨伐蚩尤。战争可能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终于在涿鹿之野杀了蚩尤。当时黄帝未必能深入蚩尤控制范围以内很远，所以涿鹿之战发生在蚩尤控制范围的北境附近、河南北部巨鹿县一带的可能性最大。